

## 院角葡萄爬满架

□虞燕

外婆家院子的西北角种了葡萄，木头、竹竿与麻绳组成的简易架子搭起，也是怪，藤蔓似长了眼睛，不紧不慢便攀了上去，而后一路伸胳膊踢腿向前冲，一个不注意，人家已跟架子缠缠绵绵难舍难分了。

院子里还种有橘子和柚子，木愣愣的，不招人喜欢，哪像葡萄那般灵动，长个叶子都那么标新立异，嫩芽儿在藤蔓上排成一溜，风一吹，颤颤悠悠；吹着吹着，手掌形叶子就占领了整个架子，摩肩接踵地，像搭建了绿色的帐篷。“帐篷”里另有一番天地，潮湿、阴凉，泥土与植物的清香不管不顾地往鼻孔里钻。蝴蝶、蜻蜓是观光客，花枝招展地舞一圈便抽身离去。最怕水蛇，突然从藤架垂下，弯弯扭扭地做起引体向上，这等不速之客总吓得人惊叫。各种不知名的虫儿算长期住户，它们在那里繁衍生息，没事就蹦蹦跳跳，若路遇外婆养的鸡，那基本在劫难逃了。世外桃源并不存在。

不经意一瞥，葡萄藤上冒出了一粒粒小青豆，密密地挤在一块儿，心想，没那么快长葡萄呀，仔细研究，原来是花苞，嫩生生的。没几天，花苞绿色的外盖转成棕色并弹起。花开了，花瓣微小，茸茸的，似白似黄，像蒲公英，又像一团团雪花，让人心生怜爱。葡萄花低调，花期短，开得最热烈时也不过一簇簇淡黄隐于绿叶间，经过时，沾染了一身清香。

盼葡萄跟盼长大一样着急，花谢了，三天两头仰着脑袋观望，心里想着葡萄，嘴里直冒酸水。结果仿佛在一夜之间，细而长的葡萄茎上有了又一个又一个叉口，葡萄串就挂在叉口上。起初个小、疏落，过段时间，每一串葡萄都已家丁兴旺，出落得绿莹莹、鲜灵灵，且圆胖了不少。它们抱得紧紧的，一起荡秋千。

每天清晨，还迷糊着就要去捏葡萄。怎么还没软？怎么还没透亮起来？瞅瞅这串，摸摸那串，心里像哪里漏了气。如果自己是神仙就好了，对着葡萄吹口气，就都熟了。忍不住摘一颗放嘴里，战战兢兢咬破，酸汁四溅，舌头恨不得找地方躲起来，小脸皱成了小笼包。残留的困意顿消。

几个小人聚在葡萄架下想到了法子，等不及葡萄熟，又受不得葡萄酸，那就掺白糖。偷摘下青葡萄洗净，用小刀划开，拿筷子蘸些许白糖，塞进去，合上。觉得好玩，差点把葡萄当汤圆搓。放进嘴里前都多么兴奋，那不只是葡萄，那是集中了我们智慧的一项伟大发明。尽管酸多甜少，还甜得很不均匀，但想想“改良葡萄”来之不易，皱着眉努力地多吃几颗吧。过后，舌尖竟有点麻。

傍晚时分，阿姨们开始把网搬到了院子，三个人织一顶网，一溜排开，尺板与梭子的叩击声笃笃笃、笃笃笃。我坐在边上缠梭子，忽然就闻到了空气里的甜香，葡萄的甜香。



## 种瓜不得瓜

□张仿治

为了能早点吃到时新蔬菜，四月初我就在院子的铁栅边种上了丝瓜。我也算是个老农民，知道种庄稼要施基肥，我们乡下人叫“打底本”。恰好有朋友送我一编织袋腐熟的鸡粪，我就在丝瓜移植前先把这些有机肥埋在泥土下面，因此，丝瓜们的储备粮就十分充足了。

春夏之交，最是植物生长的好时间。我只偶尔拔掉几株杂草，稍微浇几次清水，丝瓜们就憋足劲长着。瓜蔓儿伸出那柔软的卷须来攀援铁栅，蓬蓬勃勃地向上爬。微风中，瓜藤的嫩梢还不断地招招摇摇，互相打着招呼。特别引人注目的是，那藤蔓的颜色，是那样的碧绿青翠，真的可用翡翠来形容呢。

丝瓜有一个好处，虫害不怎么喜欢它。我除了捉掉几只蜗牛，掐死几只萤火虫，没打过一次农药。这不但保证了植物的“绿色”，更可以让秧苗一心往上长，不必与外侮纠缠。现在我的任务就是，在铁栅与外面的大树间用绳子来回牵拉，搭成简易的棚架，让丝瓜们在这广阔天地里大显身手。憧憬着丝瓜们的明天，我不由想起宋人杜北山的诗来：“寂寥篱户人泉声，不见山容亦自清。数日雨晴秋草长，丝瓜沿上瓦墙生。”

瓜藤们在棚架上不倦地攀援着。那天，我在密密的藤叶间看到了一串花蕾，过了几天，花蕾越来越多，并有蕾蕾慢慢绽放了。再几天后，这简易棚架之上就开满了黄黄的小花。可是这长长的丝瓜蔓儿缠绕在棚架上，却也把我的心缠乱了，我纳闷了——好好好多了，这满架的丝瓜藤，开着满架的黄花，一片碧绿之上已是点点金黄，可是我看到的全是雄花，却没有一朵雌花！老农民出身的我知道，雌花是伴着细细的小瓜一起长出来的。

许是辰光没到吧。我依稀知道不少瓜类都是先开雄花后开雌花。于是我

“初似琉璃，终成玛瑙。攒攒簇簇圆圆小。”葡萄由青转黄，有的半个脸还泛起了红晕，阳光下晃一晃，里面的籽影影绰绰。葡萄皮变得异常轻薄，不用咬，用牙齿轻轻碰触，瞬间汁水迸裂，好甜！甜中带着浓郁的果香。舌头和胃都贪婪起来，吃完一颗又一颗，完全停不下来。

葡萄熟透了得摘下来，不然要么被虫鸟吃掉，要么烂掉。葡萄架下，戴着袖套的外婆站在凳子上，用剪刀剪下一串串葡萄。我东指西点，嘴里嚷着：外婆，那里有串大的；外婆，这里这里，葡萄都红了。

葡萄把塑料盆一点一点堆满，我稀罕如宝藏，心里宁静而满足。

七夕晚上，我把眼睛撑得大大的，生怕自己睡过去。阿姨说过，九点以后可以在葡萄架下听牛郎织女讲悄悄话。那晚的星星很亮，二阿姨跟小阿姨为哪颗才是织女星争论起来。心想，牛郎跟织女都成了星辰，咋还能讲悄悄话？是不是天上的星星都会说话？

夏虫啾啾，葡萄叶的影子在地上摇头晃脑，没听到悄悄话呀，我着急。拽住阿姨的衣角问她们听到没。阿姨说，听到了呀，还有洗碗声呢，牛郎攒了一年的碗，织女可得洗一个晚上喽。我郁闷地扯着自己的小辫子，突然想到了：啊呀，可能我太矮了，离星星太远就听不见。央阿姨把我抱起来，举高一点。阿姨们窃笑，说我的想法真有意思。

一直记得那晚，我头一次跟葡萄架齐高，想象着点点星光正近距离落在自己身上，幸福得手脚不知道搁哪。夜色里，葡萄叶黑黢黢的，像瓦片盖在棚架上。夏夜的风拂过，葡萄架上一片簌簌声，恍若有谁在讲悄悄话。

总第7003期 配图 汤青 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

